

唐宋八家文鈔

全

41973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12
0130 449339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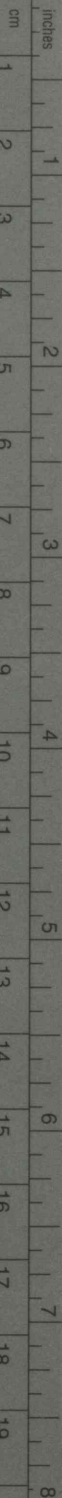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明治四十五年一月八日
文部省檢定濟
中學校漢文科用

簡野道明校訂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唐宋八家文鈔

東京 明治書院

広島大学図書

0130449339



唐宋八家文鈔

例言

一文章至唐宋而極其盛美。昌黎之博大、柳州之雄深、六一之豐腴、三蘇之峭勁、豪宕、雄偉、南豐之溫雅、半山之奇峭、真千古之偉觀也。今就沈歸愚選本採擇文辭精妙、旨趣醇正、而裨益于世道人心者四十八篇、以充中等學校漢文讀本。欲使學徒有所效法也。

一此書排纂不必仍原本次序。先敘事而後議論。要是自易入難、自淺進深之意也。

一名物訓詁，不易解者，略記諸上欄，閒又附記諸家評語，以資讀者參考。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

唐宋八家文鈔目次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一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三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六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八
鉅姆潭記	柳宗元	一〇
鉅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一一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一三
袁家渴記	柳宗元	一四
石渠記	柳宗元	一五
石澗記	柳宗元	一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一八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一九

吉州學記

歐陽修 二二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二五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三〇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三四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三六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四二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四八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五二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五四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五七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五九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六二

送石處士序

韓愈 六四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六七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六九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七二

捕蛇者說

柳宗元 七四

雜說四

韓愈 七七

師說

韓愈 七八

與李公擇

蘇軾 八〇

上梅直講書

蘇軾 八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八四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八七

上田樞密書

蘇洵 九〇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九五

與孟尙書書	韓愈	一〇〇
答李翊書	韓愈	一〇五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一〇八
留侯論	蘇軾	一〇九
朋黨論	歐陽修	一一二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一一五
瀧岡阡表	歐陽修	一一七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一二三
祭十二郎文	韓愈	一二八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一三三
伯夷頌	韓愈	一三五

唐宋八家文鈔

豐樂亭記

歐陽修

濠州名今安徽濠州治
 窈然深遠貌
 潏然水涌出貌
 宋太祖趙匡胤初為周將伐李景李景南唐主

修既治潏之明年夏始飲潏水而甘問諸潏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潏人往遊其閒潏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滌東門之外遂以平滌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

涵煦謂涵泳煦蒸恩德也

風霜冰雪寫冬景刻露清秀寫秋景

于山谷之閒乃日與滌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武昌九曲亭記

蘇

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

陂陁山不平也蔓延連續貌

幅巾以全幅為巾隱者之服也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林，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眾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斧斤。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

凡山路屈曲突兀者曰羊腸

斥開也

美言曰新

擷以衣貯物而扱其衽也

泗水本名曰泗

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諸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周瑜權將嘗破曹操於赤壁下陸遜亦權將嘗破劉備於夷陵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會計一作會

稽指簿書錢穀言餘功猶餘事也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也哉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怡本之曰瑞是州指永州隙隙同間也施施舒行貌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

意有所極樂意達其極也

茂草葉盛貌呀音牙與山注音至池水

培徒結切土之高也一曰蟻封也呀然高者若培注然低者若穴也培薄口切培郎口切培樓小阜也又小塚也灑氣謂秋空之氣灑音切水

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

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鈔姆潭記

柳宗元

鈔姆，熨衣器，潭以形似得名。顛，一本作典，上流也，委下流也，盪突也。

本集無一字

鈔姆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

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鈔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鈔姆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

首段，敘丘之勝得之易，賞之至發末段感慨。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嶽然，山險貌。

二段敘丘之勝熙熙和樂貌

澹澹水廻旋貌

澧鎬鄂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林苑地三段敘感慨之意

茲丘有遭而已獨無遭賀邱所以自弔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卷拳通小石如拳也。坻嶼皆小洲也。嵒巖皆山不平貌。坻音知水中居也。俶疑當作倏翕忽疾貌。斗折謂如北斗星曲折之狀也。也音也。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鋸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閒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渴 渴 渴 渴

新 新 新 新

轆 轆 轆 轆

文 文 文 文

轆轤 轆轤 轆轤 轆轤

掩苒 掩苒 掩苒 掩苒

搖動 搖動 搖動 搖動

紛紛 紛紛 紛紛 紛紛

駭駭 駭駭 駭駭 駭駭

蕪草 蕪草 蕪草 蕪草

葳蕤 葳蕤 葳蕤 葳蕤

盛貌 盛貌 盛貌 盛貌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柎

咫八寸也

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紛紅駭綠。翁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泓音弘澗也

儵音由小魚也
和名八二

翳木自死也

崇積也醜分

也

獨音賢除也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步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湖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閒可樂者數焉

閫門限也奧堂奧也

翠羽之木謂葉色翠綠之木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徑謂取徑也。脾睨城上女。牆也。梁櫺屋。棟也。櫺之言。櫺也。小障也。塙。激越謂激而發揚也。疏數布置之疏密也。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脾睨梁櫺之形其旁出堡塙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徑謂取徑也。脾睨城上女。牆也。梁櫺屋。棟也。櫺之言。櫺也。小障也。塙。激越謂激而發揚也。疏數布置之疏密也。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

生下，一字千金。
 韓宣子云云，見左傳昭公二年。
 季札云云，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左史倚相云云，見左傳昭公十二年。
 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丘，是八澤九丘之誌。

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

蕞，五倍也。

無根，謂議論無根柢也。

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蕞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

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

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歷宋仁宗年號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學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

微塞也以木柵水為壘夷界也

記謂禮記學記也國謂國都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五百家為黨二十五家為閭塾庠序小學也學太學也

之員然後海隅微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

辟其聲也

習之謹也

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

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鄆音厚也
天福後晉高祖石敬瑭年號

乾化梁太祖朱全忠年號
莊宗後唐主李存勗也

必期也

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也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

康定仁宗年號
舊史舊五代史也
敬翔梁宰相末帝後梁末帝諱友貞太祖第三子及太祖遇弒乃起兵平亂遂即帝位

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

元昊自稱帝
國號曰夏慶
歷之初屢入
寇

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

慶歷二年。歐陽修通判滑州。
像一作象通。

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

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死字伏後面處死案婦人小夫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爲之備謂因霖雨完城浚濠糾丁壯實倉廩。

太上皇、玄宗也。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盧杞惡真卿欲除之，會李希烈反，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乃詔使真卿宣慰希烈。

舊唐書本傳曰：安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適、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逸千年送京。

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師士門既開
十七軍同日
歸順
小人繼續斥
李輔國程元
振元載盧杞
等

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
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
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
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孟子萬章下
篇伯夷聖之
清者也伊尹
聖之任者也
孔子聖之時
者也
瞻顧言瞻戀
也回顧其地
位也回隱言回
避隱隱以逃
其責也
論語陽貨篇
子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
哉
衛靈公篇子
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
仁有殺身以
成仁
烈字節字呼
應篇首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
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
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
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
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
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
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
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
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

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新修滕王閣記

韓

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係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

滕王閣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置此時封滕王故名
三王所為謂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仲舒作記
十四年憲宗元和十四年也
揭陽即潮州也

不便者罷願欲而不得者行之

勤勞煩也

沃言蕭

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漫漶不可分別貌以與與通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為公賦之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憲宗年號

雷萬春當作南霽雲

遠後死於偃師
巡子去疾上疏乞削遠官爵

睢陽食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
蚍蜉大蟻也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巡遠分城而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或當時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易若全人故公論之
 睢陽久圍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保障棄之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餓贏走必不達不如堅守以待救也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立廟于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雲謂賀蘭曰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贏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閒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留一指以示
信歸報
賀蘭名進明
時守臨淮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甄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貞元、德宗年
號

大歷、代宗年
號
以巡下當補
薦字讀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僅近也

旋沒也

陽陽自得貌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

汾陽王

唐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以功封汾陽王。

竄，竄入也。鬲，音歷，鼎屬。把，一本作袒。首段，段，戰，郿州卒，是其剛正。

生人生民也。

都虞侯，官名。掌一府軍籍及訓練已止也。

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郿州。縱士卒無賴。郿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嫌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郿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

梁同稍長矛也注屬也
植立也
盡甲一營盡被甲也

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
七人皆斷頭注梁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
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
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蹩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
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
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
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
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
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五人為伍伍
二為火火五
為隊

草具粗惡之
供具也

二段敘在涇
州處焦令謀
是其慈惠
頃百畝也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
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戰士然則郭氏功名
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
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
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
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
涇大將焦令謀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
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謀謀曰我知入數

巽卑順也

鋪言甫也

赭赤土也謂無青草也

傲音合輕也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
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
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
死與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
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
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
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
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
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

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諶尚在泚三月諶

三段敘不汚朱泚是其清節

棲止息也
正員外之外
疑柳誤出入
二字恐衍
沈德潛曰凡
逸事三一寫
其剛正一寫
其慈惠一寫

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諶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
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
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
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
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
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
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日永州司
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
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

其清節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始始和和好貌

男女未冠笄結髮為飾曰總角
仁宗欲更天

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縻閒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

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介字守道十一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晏殊余靖王素蔡襄章得京賈昌朝范純仁字堯夫范純禮字彝叟范純粹

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

字德孺

以謂也

三傑斥韓琦
富弼歐陽修

疇昔平生也

本集伯作霸

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

此字指仁義
禮樂等
有德者必有
言見論語憲
問篇

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
 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
 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
 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
 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
 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誌銘云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蘊積蓄也
得本集作能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
 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

蔭補以父庇
蔭補官也
辟謂州府召
辟也

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
 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
 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
 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
 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
 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
 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

王曙字晦叔
諡文康相仁宗

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其後十五年
以下後書於
詩序後者不
知何人并而
為一誤矣

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臣億兆一統
海內也

屠殺狗羊販
鬻酒醬皆言

賤業

廓然豁開貌

浮屠僧也

隱於酒沈醉
避世也隱於
浮屠歸佛避
世也

濟鄆兩地名
鄆音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唵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肱開也

嶮嶮高峻貌
嶮勒沒切又
通嶮

音律

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嶮嶮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論語德行顏淵
 子夏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又云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則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改其樂賢哉回也
 又云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韓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

沈德潛云、先以三不朽並提、後說言事為輕、修身獨重、後更說言為尤輕、直向文章家、下一針砭、文情感喟、歎最足動人。

石昌言名揚休、善詩、為北使使契丹也、先府君謂亡父、屬對猶言屬文也、聲律四

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

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

六駢儷押韻調聲也。

翰林為內制中書為外制兼之曰兩制

彭任字有道慶歷二年富

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閒。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

弼如契丹增歲幣爭獻納

奉春君劉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匈奴示弱以誘漢遂圍高帝平城七日不食

石處士名洪洛陽人御史大夫一人正二品掌以刑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槩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送石處士序

韓

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

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烏公烏重胤字保君元和五年四月爲河陽節度使治孟州嵩邱二山名瀍穀二水名本集辭作免王良造父皆古之能御馬者恆州名王承宗叛我師討之歸猶餽也謂糧運輻輳之區也

居嵩邱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

戒行李治旅裝也

張供張也

惟義之歸處士不應勸者淡於榮利也其幡然出者重公義也

馬幣下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

新唐書溫造傳造字簡輿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豎為張建封節度參謀使幽州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

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東都河南府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不市謂不街才而求人知也生即先生或單稱先又或稱生羅以捕馬喻河南尹鄭餘慶為東都留守二縣河南洛陽也韓愈時為河南令內謂朝廷外謂郡國介然胸中有所鬱結而不

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

釋也。前所稱夫南面。至不可得也。後所稱愈。摩於茲。至無介然於懷耶也。

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相公。

宅幽而勢阻。謂居宅幽邃。

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慙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而地勢阻隔也。盤旋謂盤樂周旋。旋音毛也。秀外惠中，惠慧通謂外貌秀美而中心慧敏也。釋名黛代也，滅眉毛以代其處也。妒寵，妒他人之寵幸而負恃己之寵榮也。爭妍，謂爭為妍美之態以取主人愛憐也。鮮，小魚也。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車服不維，言車服不束縛，我身也。越起，足欲行不敢進也。越，俗作趙。囁嚅，小語謀私貌，一解欲言不敢出口也。

可以稼，一本作維子之稼，沿循行也，一本作湘，湘烹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其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央盡也本集
央作殃
不祥謂魑魅
之屬

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
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黃氏日抄云
郭橐駝傳戒
煩苛之擾
橐駝即駱駝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
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

碩大也

蚤早也

蒔種也

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
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
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
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
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

拳曲也易更
也

四而字同爾

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白章，白文也，
腊乾肉也。

大風，惡疾也，素問病大風，骨節重，鬚眉落，手足曲，也，瘞，頸腫，癘，惡瘡，通癘，三蟲，三尸蟲也，藤森大雅曰：首段，斂蛇之藥材，與永人之爭捕，藤森曰：當其租入是眼目，藤森曰：二段，入本事，便是捕蛇者之言，言不為捕蛇之役，則久已病矣，藤森曰：寫最苦之狀，是苛政猛于虎之伏線。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瘞，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藤森曰寫鄉
隣三世之死
徙應上文吾
祖死于是三
句結構精密

藤森曰三段
明捕蛇之不
幸未若復賦
之不幸之甚
之說不敢求
更役
墮與毀通
藤森曰悍吏
之毒有甚於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蛇是鄉隣無
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
敘作說之意
藤森曰孰知
二字罵盡當
時掩事者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雜說四

韓

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
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師說

韓

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道者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一本無疑字

言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也。小謂句讀之不知，大謂惑之不解。

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孔子師鄭子
問官名師襄
弘學樂師師
襄學琴就老
聃問禮

六藝同六經
詩書易禮樂
春秋是也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
鄭子。襄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
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
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
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與李公擇

蘇

軾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
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
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

於邑煩悶愁
苦也邑與悝
通史記刺客
傳大呼天者
三卒於邑悲
哀而死

訴病猶恥辱
也

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
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
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
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
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訴
病也。

上梅直講書

蘇

軾

鷓鴣詩經幽
風篇名周公
相成王成王
未知周公之
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
曰鷓鴣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

君夷周書篇名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夷周油然和悅貌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

對偶聲律所謂四六駢儷以調聲律者嘉祐二年歐陽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示歐公歐公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人曾子固所為乃實軾第二先容謂彫刻加飾也猶言嚮導也

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

傳曰語見論語憲問篇

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轍

浩然盛大流行貌

太史公即司馬遷著史記百三十卷疎不繁縟也蕩廣大也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

汨音骨沒也

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周公召公皆相周成王方叔召虎皆周宣王功臣

沈德潛曰雖以孟子司馬遷並舉然通篇文字多從太史公周游天下數語生出一往疎宕之氣亦如公之評太史公文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為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屈原曰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怙恃父母也詩小雅蓼莪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言天子廣大之恩猶天地之包含萬物也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

繳吉了切糾
戾也
恩貸言以恩
德假貸其罪
也

齟齬齒不相
值也謂所為
不相合也
尺寸微功也

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為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

手足謂兄弟
肉刑謂劓荆
黥等

隕越猶顛墜
畏天威顛墜
也

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為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為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田樞密名況
字元均至和
初爲樞密副
使

上田樞密書

蘇

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
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
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

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
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
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忤不沮
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
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用則富貴不用則貧賤用則道行不用則靜處案升而為天謂用則升廟堂沈而為淵謂不用則隱於下流而為川謂用則其德周流天下止而為山謂不用則靜處以善其身切怪夫後之賢者暗斥韓愈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窮之不能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啓一本作起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其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詩人三百篇
作者
騷人屈原宋
王之徒

沈德潛云自
盡其責便是
不敢棄天與
天至逆天與
否此他人之
責己不得而
與也本欲求
人知卻處處
自占地步此
託於聖賢之
理而出以縱
橫之術者熟
讀之不獨長
光燄并長志
氣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

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范，范仲淹也。
司諫，掌規諫。
諷諭。
齋沐，齋戒沐浴。
浴以洗心，洗身以自潔也。
進奏院，掌受詔勅及三省諸官符牒，頒于諸路。
匆卒，一本作卒。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區區小貌

鴻臚寺卿掌
四夷朝貢等
光祿寺卿掌
祭祀朝會等

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

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

唐德宗朝裴延齡等以姦佞進用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陽城乃上疏論延齡姦佞陸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將罪城時順宗在東宮開解之城賴之獲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

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

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將相制書也。將司業國子學教官也。

讜言直言也。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

昌言美言也

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孟尚書書

韓

愈

孟簡字幾道。工詩。信釋氏。行官使人也。數番。謂披讀數回也。外形骸。云云。言胸中超脫。不顧形骸利欲也。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佛氏云。善因生善果。猶播嘉種於田。獲嘉穀。故曰福田。丘之禱久矣。語見論語述而篇。孟子盡心篇。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愷悌。樂易也。回。邪也。傳。又曰。見左傳哀公十六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年昭公二十
森列言森然
布列臨鑒之
也威福猶言賞
罰也

三綱謂君臣
父子夫婦
九法洪範九
疇也九疇修
身治人之大
法也數敗壞
也廓如開明
也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閒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數。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漢惠帝四年
除挾書之律
挾書猶言藏
書也

泯泯。湮滅貌。
空言無施。言
徒論議其理。
不得施諸行
事也。

經常道也。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侏離、蠻夷語聲也。

綿綿、微也。

沈德潛云、此文乃原道根柢、以道字為骨子、上半言不、因、貶、後、信、奉、佛、法、以、求、福利、答、來、書、少、信、奉、釋、氏、句、下、半、大、明、所以、闢、佛、之、故、要、於、明、道、熟、讀、此、等、文、增長、識、見、亦、增長、筆、力、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答李翊書

韓

愈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勝於人而取於人則

道德之歸言道德歸我身而不離也。
幾近也言近道也。
斬求也言科場得甲第而勝於人又為考官所取也。

曄光明也

藹如衆盛貌

陳言陳腐之言也
戛戛齟齬貌

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汨汨然水流貌

沛然盛大貌

亟稱其人。言有與吾同志者。數稱之。第勸其自成。所志而已。不敢謂吾之學可尙。而世俗之學不可尙。使其必從事於此也。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入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沈德潛云以古之立言為期自道甘苦而終之以養氣究之所以養仁義者行乎平詩書之源與孟子所云養氣異而未嘗不同也

秦昭襄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因王幸姬求解王幸姬願得君狐白裘裘孟嘗君嘗以獻

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讀孟嘗君傳 王而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

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取裘以獻。姬為言得釋。即馳去。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方出。客恐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鷄鳴者。鷄盡鳴。遂發。傳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

孟子梁惠王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楚人謂橋為圯。土橋也。

孟賁夏育古勇者也

子房得力士提鐵鎚三百斤以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伊尹爲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望呂尙佐武王伐紂荆軻刺秦始皇聶政刺韓相俠累鮮腆謂自美厚尊大之義楚莊王云云

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油然和謹貌

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

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朋黨論

歐陽修

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爲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等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其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

拱辰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元震進朋黨論公憂之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元善也凱和也伯奮仲堪等八人稱八元蒼舒隲敷等八人稱八凱凱一作愷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

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

書曰泰誓篇

靈帝時以竇武陳蕃等為黨人今日獻帝偶誤靈帝時鉅鹿張角聚眾數萬皆著黃巾時人謂之黃巾賊唐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之名士三十餘人盡殺之

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

時李振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其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伶官傳敘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伶官掌舞樂官也晉王謂莊宗父李克用也梁後梁也太

祖朱溫攻晉
燕王劉守光
也
契丹後號遼
東胡種也當
時阿保機為
主

一夫謂李嗣
源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
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
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
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
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
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

滿招損謙受
益益贊禹語
出尙書大禹
謨
莊宗克梁後
漸生驕心以
伶人為刺史
自傅粉黛與
優人共戲由
是伶人用事
遂至滅亡

崇公名觀字
仲實

阡墓道也

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
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
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
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灌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灌岡之六十年，其子修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
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
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

一瓦之覆謂居宅一壠之植謂田園也

姑蚤死故不及事也

歸謂女子嫁也

何及也謂不及養父母也

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

術者，觀相者也

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

咸平、真宗年號

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

二府，謂樞密中書兩府。嘉祐、仁宗年號。

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

三朝仁宗英宗神宗

沈德潛云不特不鋪張已之顯揚并不實陳崇公行事只從太夫人語中傳述一二而崇公之為孝子仁人足以庇賴其子孫者千載如見此至文也

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高宗時褚遂良等拒立武昭儀為后得罪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嶄然石銳尖貌言卓絕衆人也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

議論高遠而疾敏如風發也。要人謂權要之人也。順宗為太子時，王叔文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柳宗元、劉禹錫等為死交。太子即位，八月而崩。憲宗即位，叔文賜死，其黨皆遠竄。三例字，見非柳一人之罪。

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

子本謂利子及本金，備謂備錢也。

稱其母亦曰大人。

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與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

詡詡言語和
煦貌

出肝肺言吐
露我胸中之
誠也

蓋子厚交游
有此事故昌
黎感慨及之

顧籍猶顧惜
言顧惜我之
名位也

窮裔指柳州
臺省謂御史
臺禮部省

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
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
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
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彼謂文學辭
章此謂為將
相

舅弟謂母之
兄弟之子也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
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
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
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
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
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
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
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
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

室謂塚壙

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祭十二郎文

韓

愈

韓愈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爲後、即十二郎也。父曰怙、母曰恃。零丁、矢志貌。三兄、會介奔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

一本、吾上無而字。

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時韓愈在董晉幕、十四年、秋、張建封辟愈爲徐州節度推官、十六年、五月、建封卒、愈西歸洛陽。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而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

茫茫，不分明也。

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天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

業其家。謂繼紹其家業也。

幾何離言不
久當相處泉
下
若無知則悲
日無多而不
悲者終古無
盡時蓋以生
知悲死不知
悲也
軟脚病今所
謂脚氣病

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

守喪守墳也
命建中祭弔
之詞止此
窆下棺於穴
也

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如其餘奴婢。竝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

沈德潛云直
舉胸臆情至
文生是祭文
變體亦是祭
文絕調

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積於中，謂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也。發於外，謂文章議論，豪傑瑰琦珍奇也。

爛光明也。

連遭，謂屯難連回不能進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傑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連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庶乎，謂近道也。

周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伯夷頌

韓

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君可謂仁乎
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義士
也扶而去之
王既滅殷為
天子伯夷叔
齊恥之不食
周粟隱於首
陽山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
知其非矣神
農虞夏忽焉
沒兮我安適
歸矣于嗟徂
兮命之衰矣
遂餓而死
峯乎危高貌
容包函也天
地包函萬物
極廣大而不
足比也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峯乎泰山，不足為高。巍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微子，殷王紂
之庶兄。聖
人，指武王
周公而言。聖
人為萬世之
標準，而伯夷
乃獨非之。是
所以為不顧
者也。賴襄曰：韓公
一代，作文滿
家，其有大益
於世教，吾竊
以此篇為第
一。

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唐宋八家文鈔終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正再版發行

唐宋八家文鈔

定價	金參拾參錢
大正十二年度臨時定價	金五拾六錢

校訂者 簡野道明

編纂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二三九八番

唐宋八家文鈔終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正再版發行

唐宋八家文鈔

定價 金參拾參錢
 大正十年度臨時
 定價 金七拾參錢

校訂者 簡野道明

編纂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三樹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宮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二三九八番



唐宋八家文鈔終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訂正再版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訂正再版發行

唐宋八家
 定價 拾參錢
 大正十二年臨時定價 六拾參錢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明治書院

電話神田二三九八番

校訂者 簡野道明

編纂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広島大学図書

0130449339



理學士

中野 靜 先生著

代數學の復習

洋裝洋布表紙全一冊
定價貳圓七拾錢送料拾貳錢

著者多年教授の實驗を基とし幾多の研究を重ねて成れるもの、中學四五年用并に補習科用に適する。同時に獨習用・受験用として傑出せるものである。其解説に先ちて代數學に關する一般注意事項を詳述し又最も困難とする公式を言葉によりて容易に言ひ表はし得る様記述したる等既出類書に見ざる數多の異彩ある良著。

理學士

出射 榮 先生著

中等物理學講義

洋裝洋布表紙全一冊
定價參圓貳拾錢送料拾貳錢

- 一、本書編纂の材料は現今最も汎く行はれてゐる教科書中から選擇し諸學校入學試驗問題を分類して各章の終に加ふ。
- 二、中等學校學生及之より更に高等の學校に進まんとする諸君の受験用及練習用として適當である。
- 三、特別の便法により容易に解答を得る捷徑を示し且如何なる難問にも應じ得べく應用力の涵養を期したり。

裏面を見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
峯岸米造先生著

中等世界歷史年表

洋裝色箔金字人美本全一冊
定價 貳圓貳拾錢

重要なる東西の史實を對照し世界大勢の變遷と各國又は各王國の盛衰興亡を一目瞭然たらしむ即ち卷首に時勢の變移を大觀せしむる年表次に各時代別年表・世界歷史年表を掲げ攝關・大臣・將軍・首相・大統領等政權を握りたる主なる者及西洋史に於ける同時代各國主權者は緯圖によりて之を表示し又當時より何年前なるかを知る爲處々に逆算欄を設け尙皇室御系圖・諸氏系圖・歐亞諸國帝王系圖及諸國興亡一覽を添ふ蓋し中等程度諸學校歷史學習者の寶典。

田邊晋八先生著

講習用幾何學精粹

四六判二六〇頁洋綴全一冊
定價壹圓貳拾錢 送料六錢

中學上級生并に卒業生諸君の補習用たると共に高等程度諸學校入學試驗準備書にして學習能率の増進を綱領とす。

發行所

東京日本橋鐵砲町角
振替東京一二五五〇番

合資會社 六盟館